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南方旅店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南方旅店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57707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57703

出版时间：2012-9-28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林培源

页数：251

字数：18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南方旅店>>

内容概要

大学毕业后周岐山进了一家报社当记者，他采访的案子发生在一个叫清平镇的地方，死者是一名叫刘素彩的女大学生。
她被发现因服食大量安眠药死于家中，但家人都不相信刘素彩是自杀的，对她的死耿耿于怀。
这让同样经历了女友赵淇自杀身亡的周岐山感到万分痛苦，灰暗的心理阴影纠缠着他，使得他每天都活在悲伤沮丧甚至自责的状态中，他一方面想要知道女友自杀的原因，一方面又极力逃避探究原因。
这时女友遗留的一本名为《南方旅店》的小说反复出现在他面前，而这本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说又和刘素彩的死，和清平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随着《南方旅店》的不断发展，刘素彩的死因也慢慢浮出水面……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林培源，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，曾获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2009年第一届“ The Next · 文学之新 ”
全国新人选拔赛12强选手。
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者，已出版作品《薄暮》（2009）《锦葵》（2010）《欢喜城》（2011），其小说文字功底扎实，擅长描写家庭的伦理冲突。

作者所获奖项：
2007年 第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
2008年 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
2008年 第一届“ The Next · 文学之新 ”新人选拔赛全国12强
2009年 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“ 最具潜质新人奖 ”
2012年 《薄暮》获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优秀作品

<<南方旅店>>

书籍目录

序章
第一章 清平镇
第二章 平安夜
第三章 赵淇
第四章 蒋翎
第五章 陈天玺
第六章 南方旅店
第七章 陈天玺
第八章 南方旅店
第九章 赵淇
第十章 南方旅店
第十一章 许媛媛
第十二章 南方旅店
第十三章 蒋宏，或蓝恺
尾声
后记

<<南方旅店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清平镇离市中心大约一个钟头的车程。
开车的老王秃了顶，他给报社开了十几年的车，是个说话时不时漏风的中年男人。
我问老王：“ 你去过清平镇吗？
”老王侧过脸，瞥一眼副驾驶座上的我，心不在焉说：“ 去过呀。
”我又问：“ 那地方怎样？
”老王说：“ 小地方一个，去过就知道了。
” 老王烟酒茶样样不少，一说话，满嘴黄牙，这让他看起来更显老。
报社的面包车有些年头了，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浓浊的味道，坐着很不舒服。
我开了车窗，让风吹进来。
老王倒不在意，哼着小调，手指轻轻地有节奏地敲方向盘。
我瞥了他一眼，他的啤酒肚，都快顶到方向盘了。
车在公路上疾驰，灰扑扑的景色一晃而过，除了那些耸立在田野和山上的高压电线塔，再没什么能引起我的注意。
我想，那些搭建这些电线塔的人真是天才。
电线塔的数量很多，长得又奇形怪状，头大脚长，完全就是一群遗留在地球的外星人。
途经一片厂区时，一阵恶臭袭来，我不得不摇上车窗，赶紧捂住嘴。
老王的鼻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自动过滤臭味，这时候他竟开口问：“ 小周你多大了？
”我捂着嘴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 过年就二十四了…… ” 老王目不斜视，叹气道：“ 年轻就是好啊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乡下挑粪呢！
” 我“ 哦 ”了一声，没搭话，我才没心思和他一起怀旧呢。
老王眼尖，看出我没心思和他说话，故意露出一丝笑来，踩紧油门，车子加速地朝前驶去。
我倚在座位上，一只手搭起下巴，望着车窗外疾速掠过的房屋和树影，发起呆来。
老王掏出一包烟，一手握方向盘，用另一只手递给我。
老王问：“ 不抽烟？
”我笑笑说：“ 偶尔抽。
” 老王语气关切：“ 小周你精神不太好啊，要多休息，年轻人别拿身体开玩笑哪！
” 我找出车里的打火机，给老王点烟，老王斜叼着烟，探过身，对准打火机吸了一口。
他抽烟的样子很贪婪，仿佛要把烟草里的尼古丁榨干一样。
其实我骗他的，我抽烟呢。
这段日子我心不在焉的状态越来越频繁，有时写稿，写着写着就突然难过地趴在办公桌上，好心的同事会过来拍拍我的肩，递一杯水，嘱咐我多休息。
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
好像身体某个部位长了一个水龙头，哪天突然被人拧开了，于是所有的悲伤水一样哗啦啦流出来。
我是最近才抽烟的。
上班躲在洗手间抽，下了班，就在房里抽。
我爸妈是那种非常保守的人，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儿子抽烟，就像接受不了雷锋看见老奶奶跌在马路上不去扶一样。
我爸在我出生那年就戒烟了，他大概老早忘了抽烟是什么滋味；我妈呢，更视烟酒为毒物，从小她就告诫说：不准抽烟喝酒，短命鬼都是给烟酒害的。
他们的话对我而言，是禁忌，也是诱惑。
抽烟让我拥有了一种挥霍生命的快感，一支又一支的烟燃烧、熄灭，本身就是一个稀释灵魂的过程。
烟民大概是上帝放逐在人间的孤魂野鬼吧。
不过奇怪的是，吸烟治好了洁癖。
我不再害怕难闻的烟味，不再神经兮兮想要拼命清洗自己。
我的十指沾满了烟草味，所以我期盼自己快点变成短命鬼，再回来找人索命。

可是，上哪儿找人索命呢？
我问老王：“哎，老王，你说人活着有意思么？
出生、读书、工作，老了就等死，多没意思啊！
”老王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的笑意味深长。
他吐了口咽，说：“人活着就活着，想那么多干吗？
不要这么悲观。
”最后一句，老王加重了语气，完全是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”的腔调。
我没兴趣扯下去，倒是想起了一句话：“活着活着就老了”。
是啊，“人活着就活着，想那么多干吗？
”老王今天终于说了句有价值的话。
老王把烟头弹出车窗，回过头来问：“小周，那我要问你，人这辈子最大的选择是什么？
”这个问题问得突兀，我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，然后摆出一副“愿闻其详”的样子。
老王很得意：“其实啊，人最大的选择就是被父母生下来，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？
”我惊叹道：“老王你是哲学家啊！
”老王说：“快六十的人了，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这点道理还是想得通的。
”老王的见解倒还精辟。
我想，如果人可以选择不来这个世上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？
但是反过来可不可以说，如果没生下来，我现在也不会坐在破面包车里和一个秃头司机探讨人生问题？
这样看来，老王也不是想象中那么无趣。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老王的车子拐向在国道旁的一道牌坊。
牌坊半新不旧，扬满了灰尘，两旁的漆金对联倒是异常醒目。
“清平镇”三个楷体字，不知出自哪个名家之手，道劲有力，大气得很。
和高耸的牌坊相比，镇上的一切寒碜多了。
放眼望去看不到一栋高楼，大多是平房，估计很久没有下过雨了，路面灰扑扑的。
几个小孩在跑，看到我们的车，就停了下来。
有一个孩子落下了，站在路边撒尿，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们，仿佛我们是从火星上来的奇怪生物。
面包车驰过沙土路，扬起灰尘，我看不清那几个孩子的脸。
我看到的都是破旧的，毫无生气的建筑。
成排成排的老房子，屋顶是瓦盖的，天长日久，日晒雨淋，变成黑漆漆的一片了。
在日光照耀下，这些屋顶散发着陈旧的光芒。
清平镇的确如老王说的，是个小地方。
我问老王：“他们不会安排我住牛棚吧？
”老王笑一笑，打趣道：“你担心这个干吗，他们会让你吃好喝好的。
”我点点头：“那我放心了。
”车拐进镇上之后，老王开得小心翼翼。
清平镇的路不宽，行人和自行车要跟汽车相避让。
我坐在车里，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从身边经过。
有个老人牵着一头水牛走过来，水牛浑身乌黑发亮，看到我们的车，老人把牛拽紧了，拉在了路边。
牛看上去很听话，摇着尾巴，眼睛漆黑漆黑的。
老人满脸皱纹，没穿鞋，身上黑得快赶上水牛了。
放了学的孩子成群结队过来了。
老王把车停在路边，没熄火，等得不耐烦了，才重重地按响了喇叭。
学生的校服是蓝白相间的，远远望去，非常醒目。
听到喇叭声，他们像分流的河水，迅速让开了一条道，老王于是踩了油门。
车子笨重地穿过了横在眼前的路。

后记

我的心是一座孤独的旅店　写完这个故事，我没来由就想起了那天和你的对话。
你说：“我突然觉得，文学就是写‘不合时宜’的东西。
”当时我的回应是：“有时候人是要倒退着走的，倒退着走，才能看清沿途的风景。
”你又说：“我想起我写过的东西，没有大城市，没有年轻的爱情，都是些老去的沧桑的东西。
所以你也是，你在写你心中那些沧桑的东西，未必会被别人喜欢，但是敝帚自珍就好。
”　这个故事也是这样，我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。
我总是用一种往后看的目光注视那些发生的或者未发生的“往事”，不管这个故事里的人生活在哪一个时空哪一个年代，一旦被我用文字凝固下来，他们就老了，他们活在老去时光中，他们是注定老去的生命。
　所以我才会那么固执地嵌进去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。
　一个劳改犯和一个少女，一个和“南方旅店”有关的故事。
　这些老去的生命先是在我的构思中，然后在书写过程中，最后才是在你的阅读里活动起来。
他们是有温度的，而不是冷冰冰的纸片上的人。
在我一遍一遍描摹他们的时候，我总是忍不住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我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要陷进去。
如何才能让自己跳出来审视那个世界？
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冷漠和自私，我必须与他们相依为命。
我是故事中那个“周岐山”，是那个“陈天玺”。
我是活着的人，也是死去的人。
赵淇和刘素彩，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们是同一个人，甚至，就连陈天玺和周岐山也是同一个人。
　这个故事里只有一对“情侣”，某种意义上的情侣，但是我必须将这三对“情侣”分开，分成彼此不同的三个部分，穿插叙述，才能将整个故事顺畅地进行下去。
“只有曲折，才能通幽。
”这是我写《南方旅店》时遵循的一个原则。
我的编辑问过我：“为什么不简单一点地讲故事呢？
”对啊，我也问自己，为什么不简单一点地讲故事？
为什么要把它拆开，再重新组成这么复杂的结构？
　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的答案不是“因为这样具有挑战性”。
不是的，一开始我只想讲一个婚庆店和一个丧礼店(我不知这样称呼那种卖花圈、纸钱和寿衣这些丧葬用品的店是否合适)的故事。
这个故事的雏形是在2010年的时候产生的，那时我刚开始写第三本长篇《欢喜城》，那时放寒假在家，有一天我坐公车路过一条街，那条街上有两三家连在一起的卖婚礼用品的店，它们和周边卖衣服的、卖电脑和卖快餐的铺面紧紧挨着，就像一张固守着旧时光总也不肯离去的脸。
我仍旧记得，那些镶着金边、绣着繁复精致图纹的朱红色旗袍带给我的“灵光一闪”。
我那时就想，为什么不写一写婚庆店的故事呢？
由此，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做为对立面的“丧礼店”。
所以，我一开始的想法是：我要写一个婚庆店和一个丧礼店的故事，婚庆店有个美貌的女孩子，丧礼店有个痴情的男孩子。
你想想看，这两个店，一个代表喜庆，一个代表悲伤；一个连着生，一个连着死。
这两个店的一男一女一旦相遇在一起，一旦相爱了，该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！
这是我当时的念头，这个念头让我着实激动了好一阵子。
后来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我逐渐冷静下来。
我觉得，我不能这样子去写，一来我无法虚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二来，我觉得这样子写的话太过单薄，骨架撑不起，血肉也就失去了依附。
　于是，故事就成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，我像拧麻花一样，将它们拧在一起。

在一个文本里，我安置了两重空间，一重是在相距当下较为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；另外一重，则发生在刚过去的这一年里。
一个过去式，一个进行时。
一开始我打算用第三人称来讲故事，但怎么写都觉得不顺，于是我换一种方式，让自己成为那个记者，那个带着一身悲戚的记者，由他的一双眼来看陈天玺和刘素彩，由他的阅读来掀开《南方旅店》的神秘面纱。
他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，他讲故事的方式就是我的方式。
　真正的《南方旅店》，是那个篇幅只有一个中篇长度的文本。
　它并不是独立完成的，我一边写外面的故事，一边构思里面的故事，就像两段从不同位置开始朝中间挖掘的隧道，我必须保证精准，必须使它们刚好就在某一个处打通。
有时周岐山和陈天玺这两段叙述中断了，我就跳进《南方旅店》里，让叙述的河流重新流动起来。
　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次。
这半年来，一天最多只能写一两千字，其余的时间，阅读、上课、做其他事情；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如果能有一两个小时是情绪饱满且状态不错的话，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，更多的时候，我只能像一个陇伤满怀的农夫那样，担心地里收不了庄稼，于是只好对着空空荡荡的土地发呆。
　所以，这也是写得极匣的一次。
　写的过程中，我看不到尽头，就像一个独自行夜路的人。
我不知道这部小说什么时候能写完，也不知道故事写完之后，它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。
特别是蓝瑛那部分故事，最难写，我真是挖空了心思，走路也想着，吃饭也想着。
我不仅要把自己当成那个虚构的小说家，模仿她的口吻，·用她的腔调来讲故事，还要时时考虑，这个小故事和外面的大故事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，我要用怎样一种方式才能让它们衔接起来，融为一体。
这是最让人头疼的，有好多次我写不下去了，对着文档里密密麻麻的字句极度沮丧，这些篇章、这些字句忽然就变成了一群蚂蚁，爬向我，啃噬着我的骨肉，搅得我坐立不安，疼痛难耐。
　不过幸运的是，我撑过来了，从黑暗的夜晚，从光亮的白天，从密不透风的窒息之中，从豁然开朗的畅快之中，我撑过来了。
我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在写，写完之后又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通读，推敲，修改那些细枝末节。
从来没有一个故事让我如此痴迷，我反复地和我身边的朋友讲，直到我自己也信以为真，这个故事是真的，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情节，都确确实实发生过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给予自己信心，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键盘，将这个故事讲下去。
　《南方旅店》里的赵嘉轩和蓝瑛，是一面镜子，就像水一样，他们照见了另一重世界的影子。
这是我书写时候的一个设想，我想把发生在两个不同年代的故事并置在一起，并且让它们产生微妙的联系——至于这个设想能否实现，我也说不准。
我只负责讲故事，并不负责解释，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更何况一部小说？
　所以，不管你说这是一个故事也好，两个故事也罢，都没有关系。
　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将它读完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
　在这篇后记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还想再和你讲一小段故事。
　在一个纪念三毛逝世二十周年的电视节目上，三毛生前的好友公布了她写的最后一封信，信里说：“小熊，我走了，这一同是真的。
在敦煌飞天的时候。
皓平，我要想你。
如果不是自制心太强，小熊，你也知道，我那375把钥匙，起码有100把要交给谁。
”那个好友说，他形容三毛是一间旅馆，有375个房间，所以前台接待处有375个格子，共放着375把钥匙。
她就是如此丰富的一个人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每个房间里那些丰富的内涵，所以她孤独。
　我想，或许《南方旅店》可以是这样的意象：她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有很多把钥匙，但是你只能打开一个，于是你注定听不到其他房间的欢笑和哭泣，你注定要独自面对这个房间里住着的“感情”

，她可能适合你，可能极端地与你相悖，甚至可能伤害你造成死亡，但是你只能与她相对，要么，爱上她，要么，毁灭她，要么，毁灭你自己。
　直到写完这个故事，我才想起这些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“旅店”是一个多么孤独的意象。
在这个故事里，我写了爱情，也写了死亡，所以小说的英文名才叫Love and Death in Southern Hotel，南方旅店的爱和死亡。
我只是一个孤独的匠人，我用想象来搭建一座南方旅店，她有很多的房间，很多的房间还没满人，所以，欢迎你，住进来。
　2012年7月13日凌晨　于暨南大学

编辑推荐

《南方旅店》编辑推荐：生长于广东潮汕地区的林培源，在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会把潮汕人文气息的“底色”很自然地溶解于他的小说，从《薄暮》、《锦葵》到《欢喜城》，你会发现这种“底色”已经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，难以忽略。
但《南方旅店》却成为了他创作中的一次突破，他一方面将小说里真实的人文气息减得极轻极轻，另一方面加重了虚构悬疑的成分。
整部小说涉及三条线索，并贯穿了“两重时空”，一重是当下，另一重是上世纪80年代。
读者将看到一个在不同时空线索的推理悬疑中，凝练而出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爱情故事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